

古亭葳 等著

写爱哪就

古亭葳、湛清
《就是喜欢不行吗》、《他们都说我爱你》



创意百出的爱情教铺，
教你打好爱情保卫战，
让你的爱情城堡固若金汤！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IUSHIXIHUANBUXINGMA

古亭薇 著



就是喜欢
不行吗

LOVE STORIES

TAMENDOSHUOWOAINI

湛清 著



他们都说
我爱你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就是
喜欢
不行吗

古亭葭 著



她有感觉他将会在罗纭如雪般的玲珑心上作画，但将成就什么样的画作，她并没有把握。

Love

A

寂静的小巷里，静静伫立着一栋极具现代感的雅致法式料理餐厅。

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内透出的温暖光线穿透密密绿松，晕染着前庭的潺潺流水，粼粼波光下有各色鲜艳的鱼儿自在地游来游去。

挑高的建筑空间下，座无虚席。浪漫华丽的钢琴声缓缓流淌，柔柔的慵懒女声低低吟唱。在座的客人怕破坏了一份美好，皆轻声细语，餐具与餐盘的碰触也小心翼翼。

在餐厅的角落，可以浏览全餐厅，毫无死角的座位上，坐着一位穿着剪裁合宜手工西装的英俊男士。

他如湖水般深邃的黑眸端凝着侍者们的一举一动，旁边一位中年男士微弯着腰，低声报告这个月的业绩。

男士是这间高级法式餐厅的老板，叫唐斐华，今年三十二岁，以进出口医疗器材起家，是全市首屈一指的医疗器材进出口大亨。

酷爱美食的他，尤偏爱法式料理。为满足口腹之欲，他自法国五星级饭店挖角，并不惜成本投下大量资金装潢，使用的食材

更是自原产地空运过来，故在价格方面，同样也高人一等。

在经济状况十分充裕的情况下，开设这间餐厅是为了满足自己，但地道的口味与大厨的精湛厨艺，不靠任何宣传，只靠口耳相传，“丹尼耶法式餐厅”就已成了法式料理的指针，在仅接受订位的要求下，每天晚上仍座无虚席。

仔细聆听报告的唐斐华注意到门口的两位带位侍者情绪有些浮动，两人交头接耳，一脸欣喜，不晓得在高兴什么。

“有什么人要来吗？”唐斐华问。

餐厅经理抬头往门口方向一看，立刻猜出端倪，“可能是罗小姐今晚有订位。”

“哪位罗小姐？”

“上品企业集团的掌上明珠罗纭小姐。”

罗家的大小姐？“她的特别在哪？”

“她是一位很大方的千金小姐，脾气温和，态度亲切，丝毫没有千金娇娇女的气焰。而且她对于服务态度良好的服务生十分大方，小费给得爽快，所以每个服务生都很喜欢她，巴不得她天天上门。”

如稀世珍宝般被罗家两夫妇捧在掌心宠溺的罗家千金会是如经理所说的个性吗？唐斐华不以为然。

在两人交谈之际，一位身材高挑、肤白似雪、五官清丽雅致，身后跟着两名女伴的粉妆佳人在侍者的接引下，在餐厅内视野最好的贵宾席入座。

“走在前头的就是罗纭小姐，身后那一位应该是时尚设计师黎言曦小姐，最后面那一位体格健壮的女士是她的保镖。”餐厅经理一一介绍。



出门还带保镖？够大牌。唐斐华轻晃杯中红酒，鼻尖凑近杯沿，仔细品味。

“你先去忙你的。”直到口中佳酿落入喉中，唐斐华方道。

“是。”餐厅经理欠身离开。

罗纭的气质优雅，态度随和，即使是保镖也得她恩准一同入座，共享美味珍馐。

她是个不识人间疾苦的大小姐，在她的脸上见不着任何为生活担忧的痕迹，晶亮璀璨的水眸如最佳品相的高级宝石，没有任何瑕疵，通透明净。

望着她天真无邪的笑颜，唐斐华突然有想会一会的冲动。

他起身走向刚出厨房的男侍者，打了个手势要他止步。

侍者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一脸匪夷所思。

唐斐华脱下身上的西装外套，搁在服务生空着的手上，伸手解开他腰间的围裙，改系于自己腰间，拿过他手上的餐巾与甜点，踏着沉稳的步伐走向贵宾席。

他站在上菜的左手边，拿下左手上的舒芙蕾时，突然手腕一震，甜点自盘中滑落，在罗纭的名牌上衣上碎成一摊泥。

坐在对面的黎言曦逸出一声惊呼，随即不悦地开骂：“你这服务生怎么搞的？那一件衣服六万块的耶！”

“对不起。”唐斐华低声道歉，摊开白色餐巾，“您介意我帮您擦拭吗？”

舒芙蕾的残骸大多落于胸口，自错愕中回神的罗纭笑了笑，摇手道：“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好。”

她抬头欲接走唐斐华手上的餐巾时，不意与他四目相接，胸口瞬间浮起的惊愕让她愣了愣。

好体面的男子。他的卓然气质与挺拔身材怎么看都不像餐厅里的端盘小侍，反而像个坐镇商场，领导统驭的精英人才。

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他屈居于下位，卑躬屈膝地讨生活呢？罗纭对他起了莫大的好奇心。

“叫你们餐厅经理出来。”气不过服务生粗手粗脚的黎言曦扬首喊道。

“请问发生什么事了？”餐厅经理快步走向贵宾席，在见到唐斐华时小眼睛蓦地瞪大，“唐……”

唐斐华一个眼神指示，餐厅经理连忙按捺下险些出口的称谓，端起面孔，“你是怎么端盘的？”没忘自己身份的餐厅经理仅念了一句，就赶忙转往罗纭的方向诚挚地道歉：“抱歉，这位是新人，还请您原谅。为补偿您的损失，今晚由敝餐厅请客，并请务必让我们赔偿您的洗衣费用。”

“没关系的。”罗纭以餐巾抹掉身上的甜点，笑道：“我今天让你请了这餐，费用一定是算在这位服务生的头上。服务生一个月薪水不多，我们就当没发生这事吧！”

好一个善良的千金小姐，不知人间险恶，处处替人着想，恐怕被卖了还会抓着警察的大腿替人家求情，相信对方绝对是不得已的。唐斐华审视研究的瞳孔一转为沉暗。罗家大小姐什么时候有了这样一张纯良的虚伪面孔了？

“怎么可以当没发生过？”黎言曦气愤地嚷道，“至少也该赔偿洗衣费用，给他点警告。”

“言曦，”罗纭按住她激愤的手，“我不在乎这点小钱。”

“请让我赔偿洗衣费用，还有今晚的费用也由我支付。”唐斐华沉声道。



“你现在强出头，领薪日那天会很难受喔！”罗纭毫不在意地朝着他微笑，要他别放在心上。

“请你别看不起人。”唐斐华双目迸出凶光，在场女士们皆吓了一跳，“你不在乎这点小钱，但我在乎我的自尊。就算我的薪水因此被扣光，那也是我该承担的责任，请不要用钱来侮辱人！”

一旁的餐厅经理吓坏了。一边是好顾客，一边是餐厅的大老板，他……他要帮哪一边说话啊？

“对不起，”罗纭双颊泛上窘迫的红光，“我没有那个意思。”

“就是说嘛！”黎言曦替罗纭打抱不平，“不要以为搞什么人穷志不穷有多伟大，嘴巴傲的人往往死得最惨！”

“那也与你无关！”唐斐华仰高下巴，冷瞥黎言曦一眼。

气死人了！“你是怎么训练服务生的啊？”黎言曦改向餐厅经理开炮。

“对不起。”哎呀！大老板今天是怎么了？就算临时要给他来个危机处理测验，也别拿这位千年难得一见的上好客人开刀啊！“老……唐……你先下去，这里我来处理。”

临走前，唐斐华像是存心让餐厅经理更难做人似的冷哼了一声。

“那个男的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吧？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啊？”黎言曦越想越气。

“你别生气了。”罗纭拍拍黎言曦的手背，对餐厅经理歉然一笑，“不好意思，是我没注意到他的心情，自以为是地说了那些伤人自尊的话。”



“您别这么说，是我们这边的错……”

三人的交谈声落入朝员工休息室方向走过的唐斐华耳中，直到关上门时才中断。

“老板。”被拿走围裙的侍者匆匆走入员工休息室。

“别告诉任何人，我是这间餐厅的老板，尤其是那位罗小姐。”他解下围裙递给侍者。

“喔，好。”侍者一头雾水地点头，“其他人也要交代吗？”

“对。”他就着镜子整理一下衣着，从后门走了出去。

冬夜冷风刮人双颊，仿佛刀片凌迟。唐斐华无视冷风侵袭，依旧步调优雅地走向餐厅专属的停车场，上了停在停车场里的高级房车。

发动引擎，扬睫瞧见后视镜中的严峻双目，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困惑。

她的反应应该跟一旁的朋友如出一辙，器张跋扈地痛斥他的错误，可直到他反过来教训她时，反而是她先承认自己有错。

她变了？很有趣的变化。唐斐华唇角似有若无地勾起，目光移至前方，轻踩下油门，将车子驶离停车场。



那一晚的经历真的把罗纭吓坏了。

虽然他是压抑着怒气，以极为低沉的声音不悦地述说他的不满，但她却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很久以前，涨红着脸、跳着脚、朝着她咆哮的大男孩。他的外形与职业的不搭配更是让她充满了好



奇。这两天夜里，入睡前，脑子里盘旋的都是对他的疑问。

爸爸说，这几年的经济不景气搞垮了很多企业家，有没有可能他也是其中之一？

他身上那种带着贵族气息的气质不是后天可以培养出来的，他必然天生出身优渥，只是后来遇上了挫败……不晓得那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她好想知道喔！更更想知道的是，对于他，她是否有帮得上忙的地方……罗纭的双颊突然一红。她在想什么啊，像那种骨子里写着骄傲的男人，是不可能接受女人的援手的。

“小姐，”罗纭的随身保镖姚青蓝手上挂着几件高级服饰走进她的房间，打断她的思考，“上次干洗的衣服送回来了。”

被打断思绪的罗纭自床上一跃而下，“洗衣账单呢？”

“在管家陈婆婆那。”

“你先帮我挂上衣橱。”想了想，罗纭又吩咐道：“麻烦你顺便帮我吸一下地毯，谢谢。”

“小姐。”姚青蓝唤住脚步雀跃的罗纭，“你要跟那个服务生要洗衣费吗？”

罗纭微微笑了笑，“我不想伤他自尊。”

“我觉得那个人想太多了，”姚青蓝皱眉道，“他应该是个自卑的人，所以才会反应那么大。”

罗纭耸耸肩，不予置评，“我先下去了。”

陈婆婆听到罗纭要洗衣账单，露出了些许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要洗衣账单做什么？”罗纭对用钱毫不用心，买东西也从从不看价钱，更不用说几百块的洗衣费了。今儿个会突然挂在心上，绝对有问题。

“人家有用嘛！”罗纭摊着五指，语带撒娇，“先给人家

嘛！”

陈婆婆自一叠账单里头抽出了张黄色单子，“哪，给你。”

“谢谢婆婆。”罗纭拿着洗衣账单，胸口激烈地鼓动着。

她有个好理由直接上门去找人了。

她留神注意了一下周围，确定姚青蓝仍在她房间里替她整理房间，才小心翼翼地避开其他佣仆的视线，走到停车场开出了她的粉绿色 Beetle。

她不想让姚青蓝跟在她旁边。她只想跟那个人单独见面，询问一些她心中牵挂的疑问。

姚青蓝跟在她身边至少有十年了。在她十五岁的时候，父亲一位金融业界好友的儿子被绑匪绑架并撕票，担心女儿也会遭到毒手的罗宇未雨绸缪地在她身边安排了姚青蓝当她的保镖，不管她在屋内还是屋外，不管她在读书上课还是与朋友逛街，姚青蓝都寸步不离。

姚青蓝是个忠心的好保镖，可有时罗纭也会觉得厌烦。尤其是她的初恋因为姚青蓝老是亦步亦趋无疾而终后，她就打定主意，遇到下一个令她有兴趣的男性时，绝不让姚青蓝破坏她的姻缘。

想到这，转动方向盘的手顿了下。

她终于可以解释这两天脑海里常浮现那人身影的怪异现象。

原来她对他有兴趣。

瞥了旁边空位上头的账单一眼，嘴角轻轻地扬起。



清脆的铃铛声响起，忙着折叠餐巾的服务生连忙放下手上工作，快步走向门口。

“不好意思，我们五点才开始营业喔……罗小姐？”服务生诧异她的突然出现，“请问有什么事吗？”

他记得今晚罗纭并未预约，且现在又不是用餐时间，她上门来是为了什么？服务生觉得纳闷。

“你好。”罗纭有礼地一笑，“我想找一位……老唐。”她记得当时餐厅经理是这么叫他的。

她一直觉得很奇怪，那个男子明明比餐厅经理年轻许多，为什么餐厅经理会叫他老唐，而不是小唐之类的？

“老唐？”困惑浮上服务生的瞳眸，“他是服务生吗？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是服务生。”

“我……不记得有人叫老唐耶！”服务生转头唤来正忙着摆空酒杯的另一个服务生，“小李子。”

他正是那天被解走围裙，绰号为小李子的大男孩。

“什么事？”小李子一见到罗纭，也吓了一跳。

“我们店里谁叫老唐？”服务生问。

“唐？姓唐吗？还是名字有唐？”小李子脑中灵光一闪，想到那天晚上的危机处理测验。她指的不会是老板唐先生吧？“老唐啊……我知道，不……不过他今天没来上班耶！”说谎使得小李子结巴了一下。

真的有老唐？另一个服务生好生惊异。他在这里上班好歹也两个月了，怎么不知道还有人叫老唐的？姓唐的除了老板以外，没别人啦！



“他被开除了吗？”罗纭紧张地问。

“呃……我也不清楚耶！今天的执勤卡里头没有看到他的就是了。”

他不会真的因为她而被开除了吧？罗纭心中忐忑不安。

“请问餐厅经理在吗？”罗纭又问。

“在，他在，我去请他来。”小李子连忙转身奔进员工休息室。

被叫出来的餐厅经理从小李子口中已知道来龙去脉。老板一句不准说出他真实身份的话，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罗小姐今天竟会上门来找人。

“那个老唐啊，今天休假。”餐厅经理露出职业笑容，和煦地道。

他什么时候告诉罗小姐老板叫老唐的？他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是休假啊！”罗纭松了口气的同时，也泛起了失望。这么说来，她今天见不到他喽？“他明天会来上班吗？”

“嗯……他休到下礼拜。”老板最近较忙，一个礼拜大概只来餐厅一次，“请问罗小姐找他有什么事吗？”

罗纭闻言，立刻捏紧手中的账单，“没什么事啦！我怕他因为我而受到处罚，所以过来问问。”

真是个好善良的好小姐啊！餐厅经理的职业笑容一转为真心的微笑。

“您放心，他只受到警告而已。”

“那就好。那我先走喽！”





离开餐厅之后，罗纭的笑脸立刻无力地垮了下来。

怎会这么巧刚好休假呢？将手中账单摊开，轻轻抚平后，折叠整齐放入口袋。

微垂着头丧气地走入餐厅专属的停车场的罗纭，刚拿出遥控器开启车锁，眼角余光不期然瞥见一个挺拔身影。

她霍然转头，见到唐斐华身穿深色长大衣，踩着沉稳的步伐，往停车场出口方向走去。

“喂！”她不假思索地开口大喊，“老唐！”

一听到罗纭的声音，唐斐华迅速将大衣扣子扣起，遮掩里头一看就知价值不菲的高级手工西服。

他转身与她对视，眼神依旧倨傲。

她小跑步到他跟前，“餐厅经理说你今天休假。”

“有什么事吗？”口气与眼神一样冷。

“我拿账单给你。”罗纭自口袋中拿出洗衣费用账单，摊开来在他眼前晃，“一共是一百二十元，请付现。”

她将他的话放在心上？“你不是说不用付这笔钱？”

“不！既然你弄脏了我的衣服，这是你该尽的责任。”

冰冷的眼神中加入了一抹研究，“特地来的？”

“唔……”这点她不太想老实招认，“我刚好经过。”

透着红光的粉颊早泄露了心底事，在唐斐华眼中一览无遗。

她对他有兴趣。为什么？

他审视的眼瞧得她心跳慌乱，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拿去啦！”她情急地抓起他的手，将账单置于他的掌心。

冰凉的小手一触及他的，他不假思索地合起五指，将她的手密密包覆在他掌中。

罗纭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下意识就想抽回手来，唐斐华却不由她，手臂一个扯动，将她往怀里一带，灼热的唇霸道地覆上她的，吮舐柔软。

罗纭未被钳制的另一只手捶打着他结实的胸，要他放开她。唐斐华不耐地扣住敲打的手，拉置于他腰后。

“抱好。”

“不……”她方张口拒绝，唐斐华立刻抓准机会，攫取属于她的甜蜜。

从不曾有人这样对待过她！即使是她的初恋男友，也会在亲吻前先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吻你吗？”才敢放肆碰触她的唇。

当时的她觉得他未免太过温文，连两人之间的亲密事也要一问再问，就怕碰坏了她。

可怀中男子完全不问她的意愿，强硬亲吻，又让她心生恐惧。

她已不能呼吸，但他仍欲罢不能，直到他轻轻松开了她。

她的双颊嫣红，急促地喘着气。他则是气定神闲，抬手拨开因风的顽皮而垂落嘴角的发丝。

注视着她异常晶亮的大眼，那一汪湖水清澈得仿佛要将他整个人吸了进去。

“好美的眼睛。”略微粗糙的指尖勾画她的眼眶。

有些危险，但她不闪不避，甚至连眨也不眨。

他吻了她，那是否表示他也对她有意思？



“告诉我，你的名字。”她仰望着高她半个头的唐斐华。

“唐……华。”

“我叫罗纭。”

“我知道。”

“餐厅经理说你休假到下礼拜，愿意陪我出去玩吗？”她大着胆子问。

他凝视着她，似在思考。

“怎么样？”她有些紧张地等待他的回答。

他深不可测，他难以捉摸。即使他刚刚亲吻过她，即使她人现在正在他的怀中，她却没有任何把握他会点头答应。

须臾，他终于开口：“给我你的电话号码。”他朝她摊开掌心。

罗纭迅速在他掌心写下十一个数字。那是她的手机号码。

“我再打电话给你。”说完，唐斐华松开了她，头也不回地离去。

“要打电话给我喔！”罗纭两手圈在唇边，朝他的方向大喊，“不要忘了！”

写着电话号码的大手挥了挥，算是回答。

一定要打喔！罗纭在心里很用力地再喊了一遍。

B

同样的举动罗纭不晓得已经重复多少次了。她三不五时翻开手机盖，怕的就是她一个不小心漏接了电话。每一次铃声大作时，她总是一脸忐忑地迅速打开手机，在双目触及手机窗口的来电号码时，黯淡了下来。

今天已经是礼拜天了，是他最后一天休假，他再不打来，假期就没了啊！罗纭轻叹了口气。早知道她当时也该向他要电话，才不会像现在一样，一颗心七上八下的，好不安稳。

“小姐。”姚青蓝看出她这几天的心神不宁，“你在等谁的电话吗？”

坐在床上翻阅杂志，眼睛却不时瞟往一旁手机，心不在焉的罗纭胸口一跳，“没呀！”

姚青蓝凝视着她的眼有着研究，看得罗纭心中惶恐。

上次她自己偷溜出去一事，让姚青蓝很不高兴。当她追问她是跑去哪的时候，罗纭撒了谎，说她不过开车出去晃晃，但姚青蓝似乎并不相信。

姚青蓝不是两三句话就可以打发过去的人。她背负罗宇的托付，尽忠职守的她是不允许罗纭有任何瞒着她的事。

